



巴山夜雨

张恨水全集



巴山夜雨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第一章 菜油灯下

四川的天气，最是变幻莫测，一晴可以二三十天。当中秋节前后，大太阳薰蒸了一个季节，由两三场雷雨，变成了连绵的阴雨，一天跟着一天，只管向下沉落。在这种雨丝笼罩的天气下，有一排茅草屋，背靠着一带山，半隐沉在烟水雾气里。茅草檐下流下来的水，像给这屋子挂上了排珠帘。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，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，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，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。他们认为这种叫做“国难房子”的建筑，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。竹片夹壁上，开着大窗户，窗户外面，一带四五尺宽的走廊。虽然是阴雨沉沉的，在这走廊上，还可以散步。我们书上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南泉先生，就在这里踱着步，缓缓来去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，中等身材，穿了件有十年历史的灰色湖皱旧夹衫，赤着脚，踏上了前面翻掌的青布鞋。两手背在身后，两肩扛起，把那个长圆的脸子衬着向下沉。他是很有些日子不曾理发，头上一把向后的头发，连鬓角上都弯了向后。在这鬓角弯曲的头发上，很有些白丝。胡楂子是毛刺刺的，成圈的围了嘴巴。他在这走廊上，看

了廊子外面一道终年干涸的小溪，这时却流着一弯清水，把那乱生在干溪里的杂草，洗刷得绿油油的。溪那面，也是一排山。树叶和草，也新加了一道碧绿的油漆。

在这绿色中间，几条白线，错综着顺着山势下来，那是山上的积雨，流下的小瀑布，瀑布上面，就被云雾遮掩了，然而还透露着几丛模糊的树影。这是对面的山峰，若向走廊两头看去，远处的山和近处人家，全埋藏在雨雾里。这位李先生，似乎感到了一点画意，四处打量着。由画意就想到了那久已沦陷的江南。他又有点诗意了。踱着步子，自吟着李商隐的绝句道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有人在走廊北头窗子里发言道：“李先生在吟诗？佳兴不浅！”李南泉道：“吴先生，来聊聊天吧，真是闷得慌。”吴先生是位老教授，六十岁了。他穷得抽不起纸烟，捧着一支水烟袋走出屋子来。他虽捧了水烟袋，衣服是和这东西不调和的。乃是一套灰布中山服，而且颜色浆洗得惨淡，襟摆飘飘然，并不沾身。他笑道：“真是闷得慌，这雨一下就是十来天。可是下雨也有好处，不用跑警报了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老兄忙什么，天一晴，敌机就会来的。”吴先生手捧着水烟袋正待要吸

烟，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噓了一声，因道：“我们这抗战，哪年才能够结束呢？东西天天涨价，我们还拿的是那永远不动的几个钱薪水。别的罢了，贵了我就不买。可是这米粮涨价，那就不得了，我吴春圃也是个十年寒窗的出身，于今就弄成这样。”说着，他腾出一只捧水烟袋的手，将灰布中山服的衣襟，连连牵扯了几下。李南泉把一只脚抬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你看看，我还没有穿袜子呢，袜子涨了价不是，干脆，我就打赤脚。好在是四川打赤脚，乃是最普通的事。”

吴春圃笑道：“许多太太也省了袜子，那可不是入乡随俗，是摩登。”李南泉摇摇头道：“不尽然。我太太在南京的时候，她就反对不穿袜子，理由是日子久了，鞋帮子所套着的脚板，会分出了一道黑白的界线，那更难看。”李太太正把厨房里的晚餐作好，端了一碗煮豇豆走过来，她笑道：“你没事，讨论女人的脚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无非是由生活问题上说来，这是由严肃转到轻松，大概还不至于落到低级。”吴先生鉴于他夫妻两个近来喜欢抬杠，恐怕因这事又引起了他们的争论，便从中插上一句话道：“阴天难受，咱们摸四圈吧？”李太太一听到打牌，就引起

了兴致。把碗放在窗户台上，牵了牵身上穿的蓝布大褂，笑道：“吴先生能算一角，我就来。”吴先生默然地先吸了两袋水烟，然后喷着烟向李南泉笑道：“李先生不反对吗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负了一个反对太太打牌的名声，其实有下情。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，真够忙的，我的力量，根本已用不起女佣人，也因为了她身体弱，孩子闹，不得不忍痛负担。她一打牌去了，孩子们就闹得天翻地覆。统共是两间屋子，我没法躲开他们。而我靠着混饭吃的臭文章，就不能写，还有一层……”李太太摇着手道：“别说了，我们不过是因话答话，闹着好玩，你就提出了许多理由，住在这山旮旯里，什么娱乐也没有，打小牌输赢也不过是十块八块儿的，权当了打摆子。”说着，端起那碗菜，走进屋去。李先生看看太太的脸色，有点向下沉，还真是生气，不便再说什么，含着笑，抬头看对面山上的云雾，隔溪有一丛竹子，竹竿被雨水压着，微弯了腰，雨水一滴滴地向下落，他顺眼看着有点出神。吴先生又吸了两袋烟，笑道：“李太太到南方这多年了，还说的一口纯粹的北平话。可是和四川人说起话来，又用地道的四川话。这能说各种方言，也是一种天才。你瞧我在外面跑了几十年，依然是山东土腔。”李南泉分明知

道他是搭讪，然而究是朋友一番好意，也就笑道：“能说各种方言，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技能吧？”吴先生捧着水烟袋来回地在廊上走了几步，又笑道：“李先生这两天听到什么新闻没有？”李南泉道：“前两天到城里买点东西，接洽点事情，接连遇着两次警报，根本没工夫打听消息。”吴先生道：“报上登着，德苏的关系，微妙得很，德国会和苏联打起来吗？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们看报的人，最好新闻登到哪里，我们谈到哪里。国际问题，只有各国的首脑人物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事。就是对手方面的态度，他也摸不着。中国那些国际问题专家，那种佛庙抽签式的预言，千万信不得。”吴先生道：“我们自己的事怎样？敌人每到夏季，一直轰炸到雾季，这件事真有点讨厌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欧洲有问题，飞机没我们的份，而且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太太由房门口伸出半截身子来，笑道：“你就别‘而且’了。饭都凉了。难得阴天，晚上凉快，也可以早点睡。吃饭吧。”李先生一看太太，脸上并没有什么怒容，刚才的小冲突，算是过去了，便向吴先生点个头道：“回头我们再聊聊。”说着走进他的家去。

李先生这屋子，是合署办公式的。书房，客室，餐

厅，带上避暑山庄的消夏室，全在这间屋子里。因为他在这屋子里，还添置了一架四川人叫做“凉板”的，乃是竹片儿编在短木架子上的小榻。靠墙一张白桌子上，点了一盏陶器菜油灯。三根灯草，飘在灯碟子里，冒出三分长的火焰。照见桌上放着一碗白煮老豇豆，一碗苋菜。另有个小碟子，放着两大片咸鸭蛋。李太太已是盛满了一碗黄色的平价米蒸饭，放到上手桌沿边，笑道：“吃罢。今天这糙米饭，是经我亲自挑剔过稗子的，免得你在菜油灯下慢慢地挑。”李先生还没有坐过来，下手跪在方凳子上吃饭的小女孩，早已伸出筷子，把那块咸鸭蛋，夹着放在她饭碗上。李太太过去，拍着女孩儿的肩膀道：“玲儿，这是你爸爸吃的。”玲儿回转头来看妈妈一眼，撇着嘴哇哇地哭了。李南泉道：“太太，你就让孩子吃了就是了。也不能让我和孩子抢东西吃呀！”李太太将手摇着小女儿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也是真馋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”李先生坐下来吃饭，见女儿不哭了。两个大的男孩子站在桌沿边扒着筷子，口对着饭碗沿，两只眼睛，却不住向妹妹打量。对妹妹那半边咸蛋，似乎特别感到兴趣。

她左手托着鸭蛋壳，右手作个兰花式，将两个指头

钳着蛋黄蛋白吃。李先生放下筷子，把碟子里其余的半个蛋，再掰成两半，每个孩子，分了半截放在碗头。李太太道：“他们每个人一个蛋，都吃光了。你也并没有多得，分给他们干什么。这老豇豆老苋菜你全不爱吃，你又何必和孩子们客气？”李先生刚扶起筷子来，扒了两口饭，这就放下筷子来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能忍心自己吃，让孩子们瞪眼瞧着吗？霜筠，你吃了蛋没有？”他对太太表示亲切，特地叫了太太一声小字。李太太笑道：“哎呀！你就别干心疼了。每天少发两次书呆子牢骚，少掰我两次，比什么都好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我们原是爱情伴侣，变成了柴米夫妻，我记得，在十年前吧？我们一路骑驴去逛白云观。你披着青呢斗篷，鬓边斜插着一支通草扎的海棠花。脚下踏着海绒小蛮靴。恰好，那驴伕给你的那一支鞭子，用彩线绕着，非常的美丽。我在后面，看到你那斗篷，披在驴背上，实在是一幅绝好的美女图。那个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实在有福气，娶得这样一个入画的太太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不要说了，孩子们这样大了，当着他们的面，说这些事情，也怪难为情吧？”李南泉道：“这倒不尽然。你看我们三天一抬杠，给孩子们的印象，也不大好。说些过去的事，也让他们知道，爹娘在过去

原不是一来就板面孔的。”李太太道：“说到这点，我就有些不大理解。从前我年纪轻，又有上人在家里作主，我简直就不理会到你身上什么事。可是你对我很好。现在呢？我成了你家一个大脚老妈，什么事我没给你做到？你只瞧瞧你那袜子，每双都给你补过五六次。你就不对了，总觉得我当家不如你的意。”

她说这话，将筷子拌着那碗里的糙米饭，似乎感到不大好咽下去，只是将筷子拌着，却没有向口里扒送。李南泉道：“你吃不下去吧？”她笑道：“下午吃了两个冷烧饼，肚里还饱着呢。没关系，这碗饭我总得咽下去。”说着就把旁边竹几上一大瓦壶开水，向饭碗里倾倒下去，然后把筷子一和弄，站在桌子边，连水带饭，一口气扒着吃下去。李南泉道：“霜筠，你这样的吃饭，那是不消化的。”说着，他把苋菜碗端起来，也向饭碗里倒着汤。李太太道：“你说我，你不也是淘汤吃饭？明天我起个早，天不亮我就到菜市去，给你买点肉来吃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泥浆路滑，别为了嘴苦了腿。我也不那么馋。”李太太在门柱钉上扯下一条洗脸巾，浸在方木凳子上的洗脸盆里，对孩子们道：“来吧，我给你们洗脸。”玲儿已把那咸鸭蛋

吃了个精光。她把小手托着那块鸭蛋皮送到嘴边，伸长了舌头，只管在蛋壳里舔着。爬下椅子，走到母亲面前，她把那钳着蛋壳的手举了起来，指着母亲道：“妈！明天买肉吃，你不骗我呵！我们有七八天没有吃肉了。”李先生已把那碗淘苋菜汤的饭吃完了，放下筷子碗，摇摇头叹口气道：“听了孩子这话，我做爸爸的，真是惭愧死了。”李太太一面和孩子洗脸洗手，一面笑道：“你真叫爱惭愧了。她知道什么叫七八天？昨天还找出了一大块腊肉骨头熬豆腐汤呢。”李南泉笑道：“你看，你现在过日子过得十分妈妈经了。是几天吃一回肉你都记得。当年我们在北平、上海吃小饭馆子，两个人一点，就是四五样菜，吃不完一半全剩下了。”

李太太道：“怎么能谈从前的事，现在不是抗战吗？而且我们吃了这两三年的苦，也就觉悟到过去的浪费，是一种罪孽。”李南泉站起来，先打了个哈哈，点头道：“太太，你不许生气，我得驳你一句。即说到怕浪费，为什么你还要打牌？难道那不算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？而且，又浪费金钱。腾出那工夫你在家写两张字，就算跟着我画两张画也好。再不然，跟着隔壁柳老先生补习

几句英文，全比打牌强嘛！你不在家，王嫂把孩子带出去玩去了，我想喝口茶，还得自己烧开水；我不锁门，又不敢离开一步。你既决心做个贤内助，你就不该这样办。”李太太道：“一个人，总有个嗜好，没有嗜好，那是木头了。不过，我也想穿了，我也犯不上为了打小牌，丧失两口子的和气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打牌了。”说时，他们家雇的女佣王嫂，正进来收拾饭菜碗，听了这话，她抿了嘴笑着出去。李南泉笑道：“你瞧见吗？连王嫂都不大信任这话。”李太太已把一个女孩两个男孩的手脸都洗完，倒了水，把桌上菜油灯加了一根灯草，而且换了一根新的小竹片儿，放在油碟子里，算是预备剔灯芯的，然后把这盏陶器油灯，放在临窗的三屉小桌上，笑向李先生道：“你来作你的夜课吧，开水马上就开，我会给你泡一杯好茶来。”她这么一交代，就有点没留神到手上。灯盏略微歪着，流了好些个灯油在手臂上。她赶快在字纸篓里抓了一把烂纸在手上擦着。不擦罢了，擦过之后，把字纸上的墨，反是涂了满手臂。

李南泉笑道：“这是何苦，省那点水，反而给你许多麻烦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你不要管我了。你似乎还有点事。”

今天晚上凉快，你应该解决了吧？”李南泉道：“你说的那个剧本？我有点不愿写了。”李太太还继续将纸擦着手，不过换了一张干净纸。她昂着头问道：“那为什么？只差半幕戏了。假如你交了卷，他们戏剧委员会把本子通过了，就可以付咱们一笔稿费。拿了来买两斗米，给你添一件蓝布大褂，这不好吗？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不通过。意识方面，不用说，你是鼓励抗战精神。情节也挺热闹的，有戏子，有地下工作人员，有汉奸，有大腹贾。对话方面……”李南泉微微向太太鞠了个躬，笑道：“先谢谢你。这完全是你参谋的功劳，纯粹的国语，而且是经过滤缸滤过的文艺国语。就凭这一点。比南方剧作家写的要好得多，准能通过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老夫老妻，耍什么骨头？真的，你打半夜夜工，把它写完吧。”李南泉道：“我本来要写完的。这次进城，遇到许先生一谈之后，让我扫兴。人家是小说家，又是剧作家，文艺界第一流红人。可是，他对写剧本，不感到兴趣了。他说，剧本交出去，三月四月，不准给稿费。出书，不到上演，不好卖。而且轰炸季节里，印刷也不行。戏上演了，说是有百分之二或百分之四的上演税，那非要戏挣钱不可。若赔本呢，人家还怪你剧本写得不好，抹一鼻子灰。就算

戏挣了钱，剧团里的人，那份艺术家浪漫脾气，有钱就花，管你是谁的。去晚了，钱花光了，拿不到。去早了，人家说是没有结账。上演一回剧本，能拿到多少钱，那实在是难说。”

李太太道：“真的吗？”南泉道：“怎么不真？千真万确。这还是指在重庆而言。若论大后方其它几个城市，成都，昆明，贵阳，桂林，剧团上演你的剧本，那是瞧得起你。你要上演税，那叫梦话，你写信去和他要，他根本不睬，所以写剧本完全是为人做嫁的事。许先生那分流利的国语，再加上几分幽默感，不用说他用小说的笔法去布局，就单凭对话，也会是好戏。然而他没有在剧本上找到米，找到蓝布大褂。”李太太笑道：“这么一说，你就不该写剧本了。不过只差半幕戏，不写起来，怪可惜了儿的。”她说着一去料理家务去了。李先生在屋子里来回走了几转，有点烟瘾上来，便打开三屉桌的中间抽屉。见里面纸张上面，放了小纸包印着黄色山水图案画的纸烟盒。上面有两个字：黄河。因道：“怎么着？换了个牌子。这烟简直没法儿抽。”那女佣人王嫂正进房来，便道：“朗个的？你不是说神童牌要不得，叫着狗屁牌

吗？太太说，今天买黄河牌。比神童还要相因此。”李先生摇摇头道：“这叫人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好烟抽不起，抽这烟，抽得口里臭气熏天，我下决心戒纸烟了。王嫂有火柴没有？”王嫂笑道：“土洋火咯，庞臭！你还是在灯上点吧。”李南泉把这盒黄河牌拿在手上踌躇了一会子，终于取了一支来，对着菜油灯头，把烟吸了。他的手挽在背后，走出房门来，在走廊上来回地踱着步。隔了窗户，见那位吴教授戴上老花眼镜，正伏在一张白木桌子上，看数学练习本。原来他除在大学当副教授之外，又在高中里兼了几点钟代数几何。

李先生一想，人家年纪比我大，还在作苦功呢，自己就别偷懒了。于是折转身来，走回屋子里去。那盏菜油灯，已添满了油。看那淡黄的颜色，半透明的，看到碟子底和三根灯草的全部。笑道：“今天的油好，没有掺假。难得的事，为了这油好，我也得写几个字。”于是将一把竹制的太师椅端正了，坐了下来。那一部写着的剧本，就在桌子头边，移了过来，先看看最后写的两页，觉得对话颇是够劲，便顺手打开抽屉，将那盒黄河牌纸烟取出，抽出一支，对着灯火吸着，昂起头来，望着窗

子外面，见对面山溪那丛竹子，为这边的灯光所映照，一条伟大的尾巴，直伸到走廊茅屋檐下。那正是一竿比较长的竹子，为积雨压着垂下来了。一阵风过辟辟噗噗，几拾点响声，雨点落在地上。这很有点诗意，立刻拿起面前的毛笔，文不加点地写下去。右手拿着笔，左手就把灯盏碟子里的小竹片儿剔了好几回灯草。同时，左手也不肯休息，慢慢地伸到桌子抽屉里去，摸索那纸烟。摸到了烟盒，也就跟着取一支放在嘴角，再伸到灯火上去点着，一面吸烟，一面写稿。眼前觉得灯光比较明亮。抬头看时，也不知道太太是什么时候走了来的，正靠了桌子角，拿着竹片儿轻轻地剔着灯草。笑道：“这好，我写到什么时候，你剔灯剔到什么时候。你不必管了，在菜油灯下，写了四五年稿子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反正到了看不见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自来剔灯。”

李太太笑道：“我看你全副精神都在写剧本，所以我没有打搅你，老早给你泡好了一杯茶，你也没有喝。蚊子不咬你吗？”这句话把李先生提醒，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放下了笔，立刻跳了起来，站在椅子外，弯着腰去摸腿。李太太道：“你抬起腿来我看吧。”李先生把右脚放在竹椅